

◇灯下漫笔

山里有什么

[南京]袁旭元

夜里,住在莫干山山间民宿,四周黑黢黢的。旁边有溪,水声潺潺。露台上摆了竹椅,几家人散坐发呆,话头有一搭没一搭地扯着。

虫鸣是入夜后才热闹起来的,这儿唧唧,那儿啾啾,远近高低地应和着。偶尔猛地一响,不知是什么东西在草丛里蹿过,惹得人心一紧,又生出些探秘的兴味来。

这时,身旁的琪琪忽然仰着稚嫩的小脸,好奇地问我:“舅爷爷,这山里到底都有些什么呀?”大人们都笑了,说:“不就是树啊、竹子啊,还有花花草草嘛。”琪琪却不依,眉头皱着:“你们说的都是看得见的、好看的,有没有看不见的,吓人的?”我接过话,说:“当然有。除了花草树竹,还有鸟、野猪、黄鼠狼、穿山甲,蛇也是有的。”

一提到蛇,空气便停滞了一瞬,大伙儿的笑都僵在嘴角。我却笑了,说,这里应该没有,真进了深山老林才有呢。

话头就这样滑开了,不知怎的,竟滑到那个时下最热的人工智能上去。有人说,这又是一场工业革命。面对革命或新事物,人本能的是恐慌或拒绝——对于未知的不确定性。正如二百多年前“对失去既有生存方式的恐慌”的英国纺织工人,称机器为“怪物”,砸毁纺织机。现在看来又何其可

笑。

我刚工作那会儿,工资是装在信封里发的,钞票捏在手里,心里也踏实。后来改成打卡,只一串数字,好多人不习惯。一位老干部坚决不要银行卡,我们只能每月独一份地给他发现金。现在却是走在路上,身上不用带一分钱,手机扫码,支付完成,慢慢也就习惯了。

如今“似人非人”的AI正悄悄渗透进每一个行业,医院、学校、实验室,它正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、人际关系。

我一个亲戚在老家守着一家工厂,原先用工近两千人,后来引进人工智能设备,自动化生产线,现在只需要八百多人。事实上一些传统职业已经逐步被AI取代。如何合理再分配就业岗位,是人类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。

妻子是单位审计工作人员,也常在我耳边唠叨,某某单位审计部门引入AI数据模型,几分钟就能跑完几年的数据,实现全量数据筛查,自动生成审计风险点,这对于还在以抽查为主的审计方式是颠覆性的。AI运用于医学也已屡见不鲜,层层突破;许多高等学府早几年就开始了专业调整、课程设置,开设了智能化方向新学科。

AI最先改变的,或许不是

某个行当,而是人看待未来的方式。是驻足观望还是投入拥抱,在不确定性中找到自己的坐标,则是当下我们每个人需要思考的。

莫干山里的溪水不管这些,只管从高处往下淌,遇着低洼,便聚成一汪小小的潭,静静的,映着稀碎的星光。竹林也不管这些,风来便摇,风去便止,根却扎得深深的。

山里有什么?有明亮的,也有幽暗的;有温驯的,也有野性的,可它们都活着,各按各的规矩。山里有什么,你得亲自走进,拨开枝叶去找。AI何尝不是如此?有我们爱用的,有我们惧怕的,也有我们未知的。我们也得亲自去探、去用,才知道哪些是路,哪些是坑。

我想,人活在这世上,总免不了要跟上些什么。一条河改了道,你不能站在原地哭,得循着新岸走。一门新东西出来,要紧的是“看得懂,记得住,用得上”,让它替你做事,而不是你替它操心。工业革命也好,信息革命也罢,哪一次不是闹哄哄地来,最后又安安稳稳地融进日子里?

夜渐渐深了,露台上的人声稀落下去,只有溪水还不知疲倦地响着。我最后望了一眼那黑沉沉的山的轮廓,它依旧沉默。

◇繁星点点

我手写我心

[泰州]卞煦荧

本计划去港大,不料在地铁上看到香港浸会大学的名字,果断下车。

漫步在环绕着绿树红花的大操场上,心旷神怡。树荫下,遇见三位坐在漫谈的欧洲人。我上前用英语与他们交谈。如我所料,他们果真是文学学院的访问学者。

对我和文友提出的一些提问,他们也饶有兴致,热情地表达他们的见解。我请教他们,当下有什么最值得读的西方文学作品,他们说读书不应分古今,文史哲美科,都可以读。他们很欣赏中国老庄那样的先哲巨著,觉得华夏先贤有着独特的审美能力。

出乎我意料的是,他们对当下内地文学的状态也颇了解。对倡导普通劳动者参与的“新大众文艺”,他们表示赞赏,认为生活是精彩纷呈的,文学该面向大众群体,他们具有更大的表达价值……

我一下子兴奋起来,在得知我的新书也将在近期出版后,他们甚至说等我新书出来后一定要拜读。但没想到的是,当听到我要向某位知名大众作家学习并靠拢的意愿后,他们皆摆手摇头。

其中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学者还笑着说了一番让我深感振聋发聩的话:

为什么有这种想法?那位

大众作家有她的生活感受和写作特点,你和她完全不一样,你应该依据自己对文学的认知和自身的人生体验,写出你自己的“文学”,“新大众文艺”应该是百花齐放,不是千篇一律的“模仿秀”。不能因为“新大众文艺”成为热潮,你就忽略自己的特长、写作经验和审美情趣,刻意去追风。那样的话,充其量你只能成为某某人第二、第三,甚至是照猫画虎者,恐怕这对你的长远来说,未必是好事……

我忽觉脸上发烫,想起学生时代就已熟知的一个典故:郑板桥年轻时,喜模仿名家书法。有一天他下意识地在妻子背上画来画去,妻子生气道:“你有你体,我有我体,你老在人家的体上画什么?”郑板桥恍然大悟,终于形成了独特的“板桥体”……

临别前,我和老学者紧紧握手,他对我的“点化”,我会烙印于心,成为我今后阅读、写作的定盘星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xing@163.com



少一个纸杯 多一片绿色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